

淮河两岸

浮山峡访古

□徐琦文/图



远眺浮山。



浮山峡。



浮山崖壁石刻。



晨雾中的浮山堰遗址铁索岭。

阳”。欲以淮水为兵，淹没寿阳城，消灭北魏军。

历史上以水代兵的水攻战术不乏先例，淮南地区湖沼众多，河道交织，夏季多雨，洪水泛滥，当地百姓很早就有修堰筑坝的生存经验。在冷兵器的战争年代，筑堤围堰的防御战术常被南方的军队采用，三国孙权就曾利用河塘沟渠之水淹没道路来阻遏曹操的魏国军队。

南梁天监三年(503年)，萧衍曾在巢湖东关狭窄水道，利用河岸对立的濡须山和七宝山修建堤坝，效法三国时孙权建坝断流，淹没巢湖以北，淮河以南的合肥和寿春地区，引起北魏恐慌。

这几年，魏梁双方战事一直未曾消停。南梁天监三年(504年)，北魏攻钟离，梁兵大败。翌年梁军北伐，长达半年之久的钟离战役，最终以梁军巧施火攻取胜，魏军积尸累如城高。钟离战役梁军虽胜，但寿阳还固守在魏军手里。梁武帝挥戈北方的步伐停滞未前。

梁武帝下令修筑浮山堰的前一年，天监十二年(513年)五月，江淮多雨，寿阳大水冲毁城池，庐舍淹没在洪水之中。北魏扬州刺史李崇的军队被困于城上，同僚扬州治中裴绚却率领数千家城中百姓，乘船往南逃避水患，归降了梁朝。这一突发事件是否给了梁武帝启发，成为决意要修筑浮山堰的导火线，不得而知。先前派去勘察地形的水工陈承伯、材官将军祖暕上报说浮山“淮内沙土漂轻，不坚实，其功不可就”。梁武帝没有采纳，还将他俩捆了出去斩首示众，最终一意孤行实施了北魏降将王足为“荆山为上格，浮山为下格，潼沱为激沟，并灌钜野泽”的计算。

梁武帝应该不会轻易被一首民间歌谣打动。北魏初年，黄河沿岸的金铺虎牢、台、四镇是南北对抗必争之地。几十年后，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，黄河四镇都变成了北魏的领地，此时南北对线的前线向南推进到淮河一线。军事战略从西往东沿淮水重新布局，义阳、

寿阳、钟离、淮阴的淮南四镇成了南北争夺的军事要塞。南朝占领这几个锁钥重镇，淮南、江南可以高枕无忧。北魏如果争夺得手，就可以溯水直下威胁长江沿岸，建康的朝廷将岌岌可危。北魏占据寿阳一直是心头之痛，寿阳不夺，南梁一日不得安宁，梁武帝需要用一场胜战来完成向淮河以北广阔平原的突围。

执念最终压制了理智，历史上一场以筑筑坝的蠢剧再次上演。《梁书·康绚传》所载“于钟离南起浮山，北抵嶠石，依山以筑土，合脊于中流。”梁天监十三年(514年)仲冬，20万民众与士卒开始了浮山堰的工程。历时一年半，天监十五年(516年)四月，浮山堰筑成。“堰长九里，下广140丈，上广45丈，高20丈。”这座总高48米，长九里的人工土石坝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堤坝，浮山堰的建造过程中伴随的是炎夏酷暑里“民伏死者相枕”，和寒冬“士卒死者十七八”的遍野尸横。然而仅四个月之后，九月的秋水暴涨浮山堰围溃决，咆哮的河水中乱尸如骇人的怪物，翻涌在奔腾河水之中，大地一片汪洋，洪水奔泻绵延几百里，“其声如雷，闻三百里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”浮山堰的溃决不啻于一场人间灾难。北魏军队早就做了准备，屯兵于山岗丘陵之上，然而南梁的20余万民众却埋葬在滔天洪水之中。

梁武帝同时期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感慨：“逆天地之心，乖民神之望，自然水溃环矣。”

三

浮山地处明光市、五河县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处，浮山在淮河南岸，一水之隔的北岸，是江苏省泗洪县四河乡潼河村。浮山与潼河村隔水相望，河面宽近200米，因无船摆渡，去对岸需要从明光柳巷镇绕行五河县境内，全程40多公里，一半路程是淮河堤坝公路。到达潼河村已是黄昏。潼河村以

前曾隶属安徽的宿县地区，后来又划归江苏泗洪县所辖，与淮河南岸的浮山村原属一县管辖，两村吴姓居多，是同出一族的宗亲。

淮河北岸的堤坝下是潼河村广阔的麦地，麦地的尽头淮水在暮霭里流淌。此时的浮山静默地匍匐在淮河的波浪里，像一艘降下桅杆的大船。潼河村的农家烟囱已升起晚烟，在吴老伯的屋院前他和我聊起潼河的旧事。

1937年出生的吴老伯，清楚地记得从家门前流过的潼河。

“八九岁的时候还在潼河水里玩耍，那时潼河还有几十米宽，划船过潼河了才是村里的农田，我们家种的田，就在潼河和淮河并流间的河滩地，每回涨水地里的庄稼都要歉收。”

在吴老伯记忆里，1948年的潼河水断流，多年以后泥沙渐渐地填平了河道，变成了农田种上庄稼，从此潼河村已无潼河。泗洪县境内地形以平原、岗地为主，零星丘陵起伏在宽广岗地之上，嶠石山又名潼河山，山体为丘，千百年来风雨侵蚀和水患造成的水土流失，早已找不到古书记载的原貌。潼河村就建在潼河山上，现在已和淮北大堤连成一体，从远处眺望潼河村，在树木的遮掩里看不出有山丘的特征，只有走进村庄，才会发现整个村子的房屋都是建在缓坡上。

在吴老伯的屋西头，有一处毫不起眼的土岭，如果不是岭下杂树丛中一块泗洪县人民政府竖立的遗址石碑，应该没有人相信这里就是铁索岭。清光绪《泗虹志》记载：“嶠石山西为铁索岭，乃梁武帝筑浮山堰遗址。”

“早先这一片没有农田，也没盖这些房子，坝上满是杂树乱草，里面有狗獾，黄鼠狼。”

“老辈子说那会这土坝子高要到树头那里”。吴老伯把手指向铁索岭下黝黑的树影。

“后来1954年淮河大水，就挖了岭上的土填了村前的坝子。”

在查找到铁索岭的资料里有一组数字，“坝头长218米，顶宽60米，顶最高处高程23.3米。”吴老伯的描述基本暗合了这些记载，由于资料没有标注年代，无法知晓现在只有3米左右高度的铁索岭，经历了怎样的时光变迁。

夜晚在潼河村农家门前的晒谷场，睡在车里。次日清晨起了浓雾，麦田里已有早起的村民在地里割麦子。

“今年的麦子长得好吗？”

“不孬”，铁索岭下田间，弯腰割麦子的老婆婆直起了身板，把手里割下的麦穗，抛向麦堆。

沿着铁索岭延伸的方向南行，走过两里多的田埂就到了淮河边，白色的晨雾弥漫在淮水之上，对岸的浮山影影绰绰还隐没在氤氲的雾气里，此刻的河流呈现出湖泊般的宽广无垠。当时间成了故纸堆里冰冷的叙述，在古战场的历史空间里与一段灰飞烟灭的往事不期相遇，伫立河岸边，遥想1500年前，嶠石山应该就是从这里与浮山围堰在淮水中流合龙。

今天所见的浮山峡，远没有古代史料里描述的那般峻峭，淮河南岸的浮山一丘孤立，千百年后，北岸的嶠石山早已消失了起伏的山影。

如果浮山堰没有倒塌，一定会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建筑奇迹载入史册。然而历史不容假设，浮山堰的轰然坍塌，却以另一种方式成为刻印在河流上的记忆。

浮山峡下，淮水无言东去，多少惊涛骇浪，被时间慢慢抚平。

小南山

民间故事

“河溜小豆饼”的传说

□葛燕

相传，元朝末年，九州大地上经常发生旱涝灾害，庄稼歉收，民不聊生。当时，在淮河流域的凤阳县，有一位少年农民，名叫朱元璋。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家境贫寒至极。父母早逝后，已是孤儿的朱元璋缺少食。十一岁时，他就到皇觉寺出家当了和尚。不为别的，只求在寺庙里能够“活命”。

初入寺庙，朱元璋做的是“行童”，供寺院役使。那时的他还没有被命运之神眷顾，每天做些挑水、砍柴、撞钟、打扫寺院之类的粗活。虽然苦了些，也很枯燥，但最终归还能填饱肚子。有一年冬天，寺庙里也断了炊。为了寻求活路，朱元璋只身渡过淮河，一路西行而去。他沿路靠化缘、乞讨才保全了性命。经过几天的行程，当他走入了安徽省怀远县河溜镇境内时，已经精疲力尽。饥饿和寒冷的双重折磨让他难以再前行一步。最终，他晕倒在路旁。正巧，当地的庄稼汉葛来安路过那里，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朱元璋。心地善良的葛来安将小和尚朱元璋背回家中，喂了些热水后，又把他安顿好。葛来安的家人对这个不幸的少年都深表同情。同样

过得穷困潦倒，但为了能让朱元璋早日康复，葛来安的老母亲搬出了家里仅有的一斗绿豆。待磨制成浆后，老人家又用平锅亲自烙制。就这样，绿豆立刻变身成了一个铜钱大小的饼子。豆饼做好后，几经呼唤，朱元璋才苏醒过来。老人家像照顾婴儿一般，把软糯的小豆饼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。

绿豆磨制成的小豆饼，味道略甜，营养十分丰富。小和尚朱元璋食用后身体康复得很快。担心给老人家添的麻烦太多，两天后，朱元璋辞别了葛家人，又继续上路了。后来，由于朱元璋起义成功，夺得天下，坐上了明朝天子的宝座，葛家老母亲制作的河溜小豆饼，也被赞誉为“救驾小豆饼”。

怀远县“河溜小豆饼”的吃法多样。家常做法一般都是鲜炒。在酒店厨师们的手中，菜品变化多样，口味更加鲜美。另外，河溜小豆饼还可以做成正餐前的开口汤；而妇孺们爱吃的“糖醋豆饼”更是餐桌上的“抢手菜”。如今，“河溜小豆饼”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美食，多年来一直名震全县。



傲雪红叶 李陶 摄

—

淮河，古称淮水，出桐柏山后，河水萦带，逶迤千里。奔涌八百里后遇见八公山脉，再东流约百公里穿越涂荆两山之间，至浮山峡时，一座匍匐如虺的山丘临岸兀立。千里淮河有三处险峻之处，被史学家称作淮河三峡，依上而下为硖山口，荆山峡，浮山峡。浮山峡在今天明光市柳巷镇境内，《水经·淮水注》记述“淮水自钟离县又东经浮山，北对嶠石山”。两山夹水谓之峡，淮水穿越浮山与嶠石山两山之间，为淮河第三峡。

浮山不高，海拔仅有28米，百余步就可登顶。浮山东麓有几丛丘陵相连，因形似展开翅膀的蝙蝠，被当地乡民叫作蝙蝠山。现在浮山新辟为景点，建了一条登山甬道，山顶筑仿古式烽火楼一座，被当地百姓称作浮山小长城。登楼远眺，天水一色，淮水浩浩汤汤东流，传说建安年间曹操南征途中曾登临浮山，逸兴遄飞，出口成联“登浮山，望五河，淮、淝、滌、沱”，下联一时难以作出，遂成为千古孤对。

浮山脚下临水的崖壁上，有一处“镜清砥平”四字石刻，相传为苏轼所题，每字高约半米，被涂抹红漆，石刻旁嵌《观淮碑记》一块，碑记简略不足百字，记述了“镜清砥平”石刻的缘由，公元1093年春苏轼途经浮山，夜宿灵岩寺时留下了手书墨宝。石刻是古凿，因风雨侵蚀斑驳，几位浮山村民捐资请匠人依照原来的刻痕修复深凿。碑记是新立，落款时间2021年夏末。公元1093年是宋元祐八年，已经58岁的苏轼正在京师礼部尚书任上，八月，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病故，九月，对苏轼有知遇之恩的太皇太后高氏离世，元祐八年的秋天是苏轼悲凉之秋。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晨曦，苏轼离开京师长途赴任知州，出开封到定州沿太行山东麓一路向北，所谓公元1093年之春登浮山的纪事，显然讹错。碑记是村民自助镌刻，文字未经推敲，连“镜清砥平”四字石刻的来历，也不免令人生疑。

公元1071年北宋的深秋，浮山上灵岩寺的晚钟正在黄昏里飘荡，苏东坡的航船停泊在山下的埠头。那是熙宁四年，时年36岁的苏东坡从京城出发，去往杭州通判任上，自颍水入淮，过寿春，经涡口顺流而下，途经濠州，这是苏东坡第一次在淮河上的行程。此后的人生岁月里苏轼还要经历十余次江淮驿旅的奔波。

在浮山夜泊的灯火下，苏轼完成了《濠州七绝》里的最后一首诗。“人言洞府是蜃宫，升降随波与海通。共坐船中那得见，乾坤浮水水浮空。”这是一千多年前苏轼看到的浮山。苏轼在这首《浮山洞》诗前自注明，“洞在淮上，夏潦不能及，而冬不加高，故人疑其浮也。”苏轼诗中所说的洞府蜃宫，就是现在浮山村口中的仙人洞。濠州《嘉山志》里曾转录清乾隆志的记载：“明万历二十一年冬，渔人入洞，见洞阔数尺，内三丈许，群鱼聚族，半月之间，渔人挈取数十数船，皆鲑也。其一大鱼，长丈余，不能钩引，渔者每跨其背焉。”早些年，浮山村里有胆大的青年，撑船靠近山洞，摸进漆黑的洞窟，洞内冷风袭人，在洞内走了十几米便不敢前行，之后村里再没人进过仙人洞。

浮山上的灵岩古寺，初建于唐代，历经兵燹，而今片瓦不留，故址无存。山崖散落着残破的负重的底座，和一块八仙过海凸雕的青石造像，是古寺遗留的明清旧物。古寺旧址上青砖砌起一面影壁，影壁上有柳巷镇人民政府2022年10月立壁时的遗址介绍：“灵岩寺建于唐朝中期，宋代改建过，明代做过修缮。寺院占地约三亩，三进两院明三暗五式建筑。灵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，彻底毁坏于抗日战争中期。寺院中驮圣旨碑的石雕，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”濠州《嘉山志》里有浮山寺记载，宋人所编类书《锦绣万花谷》说，云岩寺在浮山山顶上。同为一寺，寺名记载却不同，随着时光湮没，浮山古寺的故事渺若山河。

浮山没有习见的嶙峋的突兀的岩石，泥岩与砂砾层岩褶皱的山体，呈现出碎石与红土混杂堆叠的肌理，这是我未见过的一种山体的岩石，是年代的地质叠置，还是古代战争工程的留痕？浮山临水的崖面被水浪冲刷成椭圆形的环状陡崖，在淮水拍岸的浪涛声里，浮山像一艘漂浮的大船随浪起伏跌宕，低语着一段湮灭的历史往事。

二

离今天1500年前，南北朝战争正以淮河为界陷入胶着的对峙时期，梁武帝萧衍盘算着在淮河南岸浮山和北岸嶠石两山间筑坝围堰，“堰淮水以灌寿